# 简阳文史资料第十三期

## 目　录


| | |
|---|---|
| 黎明风云 | 简阳龙泉驿、洛带“三·三”反革命武装叛乱始末……罗天有（1） |
| | 龙泉驿五〇年“三·三”土匪叛乱和平叛情况回忆……徐友九（7） |
| | 忆舍侄唐宁基……唐炳国（9） |
| 人物春秋 | 华薇剌和他的绘画艺术……傅　瑄（11） |
| | 刘存厚传……徐正唯（13） |
| | 两次编修《简阳县志》的胡等明先生简介……王有年（18） |
| | 我所知道的陈价人……汪靖功（20） |
| 宗教史料 | 简阳佛学的传播与佛学研究社和居士林的建立……张存智（21） |
| | 简阳佛教简史……释戒寿供稿、徐正唯整理（22） |
| 简阳文苑 | 墨香亭·见修·觉范……罗仲璠（24） |
| | 述说简阳抗建周刊……徐鸿桢（30） |
| | 建业中学创办事略……陈文艺（27） |
| | 柏树村发掘出恐龙化石……方建国、唐朝君（27） |
| 大事记述 | 陈毅、贺龙、罗瑞卿、李井泉先后视察简阳县贾家“棉花王”……邱　凤（29） |
| 杂记 | 赵尔丰的镖手胡子文……徐鸿桢（26） |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简阳龙泉驿、洛带“三·三”反革命叛乱始末

罗 天 有

1949年12月15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先头部队进入简阳县城，简阳宣告解放。19日，驻军代表在县商会召开各界知名人士会议，由李霜如、傅伯成、傅承均等人组成简阳县解放委员会，担负筹粮钱、支援前线、维持地方秩序、恢复各行业正常工作的任务。20日，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五大队政委杜子云同志率领二十多人到达简阳，由杜子云任县委书记，李志深任县长，岳仁和任公安局长。

1950年元旦，简阳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随后，副县长岳纪刚到龙泉驿成立了龙泉区人民政府。从此，简阳人民在中共简阳县委的领导下，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里程。

正当人民解放事业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第八军保安第二师副师长刘苍林，从军官教导团叛逃，与潜伏在简阳、华阳、金堂三县结合部的反动势力相勾结，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妄想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复辟其失去的天堂。

## （一）策 划 叛 乱

1949年农历12月，在金堂、简阳、华阳三县交界处的石板滩，龙潭寺、西河场、洪安乡等地，一个化名马力的叛匪头子，纠集一伙国民党军官、特务分子，分别住在封建把头、地主、乡保人员张伯群、刘熙廷、黄良朝、林清泉、张华和等人家里。这伙人白天以帮做活路为掩护，黑夜就四处串联、组织武装叛乱。1950年农历正月初，那个人称马师长的的匪首在石板滩林家院子的树林里，召集一伙从大面铺六十军军官教导第三团潜逃下来的二十多个国民党军官开会，要求大家“不同生要同死，要多靠拢老百姓，决不准缴械投诚”。并订立了八项公约，举手宣誓，违者处死。到会者统一编了代号，马为一号。1950年农历正月底，马在刘熙廷屋后第二次召集国民党军官开会，到会的有一百二十多人，马力在会上宣布了上次制订的八项公约，叫大家遵守。并把到会的人编成四个队和一个突击队，配有轻机枪四挺，冲锋枪十一支、手枪二十多支、步枪七十多支。总头子马力有卡宾枪和冲锋枪各三支跟随。会上决定由李昌武传达命令，负责情报和联络。

此外，马力还通过哥老会，与石板滩帮会头子张伯群、刘熙廷、黄君朝等取得联系，先后召集了五次地主、封建把头策划叛乱的会议。

第一次会议，1950年正月初十，在林家院子召开，由马力主持，有刘熙廷、黄君朝、林清泉、冯京好等人参加。马拿了一个笔记本，写的是共产党清匪反霸政策。马煽动诬蔑说：“共产党对地主不利，共产党越来越凶，共产党不打人，光杀人”。马又说，他有人有枪，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干，要一条心。会上决定黄君朝负责组织石板滩，刘熙廷派他儿子刘朝汉与洛带刘惠安联络。

第二次会议，正月十三，在仁和乡黄兰廷家召开，由马主持，有刘熙廷、徐景盛、李

干才（成都警备司令部乡村稽查大队长，游干班中校大队长）、张华和（洪安乡自卫队大队长）等二十多人参加。当天有成都来的二十多人，先到林清泉家，后找到刘熙廷家，马力怀疑是解放军侦探，把这二十多人扣在张华和家里。

第三次会是正月十八，在清水塘刘熙廷家里召开，由马力主持，有刘熙廷，林清泉的三儿子，许景盛、冯京好、张华和等二十多人参加。会议内容是解决组织问题，决定派遣军官到黄君朝、刘熙廷处；派张维、朱子敬到龙滩寺；派特务头子李干才同军统特务王忠贤到张华和处；分头去组织叛乱武装。

第四次会，二月下旬，围攻黄土场前几天，在廖贯之家里召开，由马力主持，廖贯之、何坤等二十多人参加。主要内容是联络何坤，并与叛乱头子编了代号，马力为一〇一号，刘熙廷为一〇二号，廖贯之为一〇三号，何坤为一〇四号。

第五次会是在龙滩寺召开，仍由马力主持，有刘熙廷、古希贤、李新梅、朱子敬、张维等二十多人。

他们经过这五次会议的阴谋策划，马力先后派遣国民党军官到仁和、龙潭、兴隆、同新、西平、东安、青龙、洪安等金、简、华交界地区充当叛乱骨干，以参谋、指导员名义去训练青壮年和进行反革命宣传，并恶毒攻击说："共产党不打人，光杀人，要开红山"。"共产党啥子都要，猪羊都要清算"。以此蛊惑人心，裹胁群众，妄图"拖上大巴山，打回湖北去"。他们以乡自卫队为基础，组织叛乱武装，自称"川康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叫朱鼎，军代表是马力。司令部下设参谋、宣传、供应、副官、总务五个组。朱子敬、张维负责参谋组，均安乡小学校长陈选果负责宣传组，刘熙廷负责供应组，廖贯之、袁国汉负责副官组（指挥和联络），鲁仕番负责总务组，兼直属支队支队长。以乡为单位成立大队，保为中队。设立了三个秘密联络站，一个在刘熙廷家里，一个在西河场附近的回龙桥么店子，一个在洗浆河大路边的庙子里，这个联络站不住人，用符号联络，写"一"就是叫大家到回龙桥么店子后面的蓝家院子集中，写"二"就是叫大家到刘熙廷处集中。马力还派遣军官袁国汉到柏合寺，刘成彬到洛带七乡镇，张维到石板滩，分别住到各乡自卫队大队长家里，负责组织和联络，规定各联络站兼搞情报，刺探人民解放军动向。派往其他各乡的军官也负责情报，直接与马力联系，组成一个情报网。还规定了叛乱时带红布巾巾为号。

1950年正月下旬，洛带土皇帝刘惠安在镇子场召集简阳的洛带、西平、洪安、均安、东安、万兴七乡镇，以及华阳县的西河、隆兴、三圣、保和、保胜、金堂县的仁和六乡乡长，反共游击大队长会议。他煽动说："现在解放军来了，要清算我们的过去，我们已经联络好马师长，他前来协助我们，各乡回去组织各保壮丁和原有枪支，以乡为大队，乡长任大队长，等待机会，全体一致响应，赶走解放军。"

1950年农历二月初，马力伙同刘熙廷前往同安乡串联联防大队长张吉彬，以及封建把头，乡保人员罗凤鸣（西平乡舵把子），叶盛聪，均安乡乡长刘方，万兴毛家山匪首毛青云、廖少章等人，并派张吉彬到简阳柏合乡、安柏乡、界牌乡、大兴乡、长柏乡和华阳县太平镇等地组织叛乱武装，委任刘季佐为六乡总指挥，卢务本、罗策、刘朗等任副总指挥，下设大队，柏合为第一大队，大队长陈松州，副大队长叶继尧，界牌为第二大队，大队长方耀栽，大兴乡为第三大队，大队长罗桂安、长松乡为第四大队，太平镇为第五大队，大队长甯占辉，副大队长周方廷，计划三月初三开始叛乱。

同时，特务头子李干才与地主刘熙廷到万兴场召集蔡培文、林家和、叶元金、叶盛聪等人开会。

1950年农历2月17，刘熙廷代表马力召集西平乡乡长刘朝章、地主刘雅训、廖贯之、叶元金、钟科禄、林勋文、李化鹏等八人开会，传达马力八条叛乱部署，并由刘熙廷、李化鹏（西平乡文书）、刘雅训在西平乡乡长刘朝章家油印“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部宣言”。

马力在金、简、华三县交界处组织策划武装叛乱的同时，还派人与灌县叛匪头子袁学东联系，以便遥相呼应。龙潭寺的叛乱平息后，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朱鼎清被调到成都集训，马指派心腹朱子敬经常到成都复兴村一号（北较场）通过他哥哥朱耀与朱鼎清秘密联系，计划在叛乱队伍组织到两千人时，将朱鼎清接到石板滩。三月初，马还乘九十五军东调，路过龙泉洛带时，派军官方锡章与九十五军联系，接收两个团来扩大叛乱队伍。又派人到成都找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参谋联系，要武器装备。还派军统特务周洪祥（第八军警卫营第二连连长）与成都军统特务联系，要物质，并商量与西藏联系，还由军统特务、行动队长冯京好搞电台，准备与台湾联系。在反革命武装叛乱组织活动中，马力丧心病狂，竭尽其反革命破坏之能事。

马力为了叛乱需要，早在1950年正月中旬，就给心腹赵连珍手枪一支，由赵带领谢邦成、张明三人到大面铺原二十三师一个军需处去抢金子，因金子事前被隐藏，仅抢劫到银币11元，人民币20万元。正月下旬，马又派赵连珍、龚昌琴弟兄四人，在石板滩抢劫了解放军运草料的马匹。二月中旬，马力因仁和乡乡长刘仲明既不参加叛乱组织，又不准他在当地活动，马恨刘不听指挥，怕刘暴露他的阴谋。因此，派赵连珍、王忠贤、周洪祥等军官五人，多次去暗杀刘仲明未逞。与此同时，马还派赵连珍等人，将思想动摇，不愿为他卖命的二十八团机枪连连长陈洪，排长叶子彬打死，企图借此压住阵脚，稳住“军心”。

## （二） 阴谋暴露

1950年农历2月初5，县长李志深到龙泉区公所，会同副县长岳纪刚、区长王德盛、史子泽等5人分析研究了敌、社情况。准备了运输车辆，决定扣押为首抗缴公粮、种植大烟的地主张吉彬、刘朝章。因看守不严，张、刘乘机逃窜。

1950年2月23，洛带区召集征粮工作队会议，布置征粮、缴枪和铲烟三项工作。

2月24，逮捕了为首抗交公粮，拒不铲烟的西平乡乡长刘朝章。

2月27上午，在镇子场召集群众大会，处决了刘朝章。下午，洪安乡工作队负责人李叔昌带领区中队下乡催粮，背后有人打冷枪。他们发现在一个大竹林盘里有很多人开会，一见工作队就四散逃跑，并当即抓获两个甲长，从而发现叛乱迹象。紧接着工作队一面向区上报告，一面又紧急通知洪安、均安两乡工作队员集中于黄土场，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当夜十点，区长王德盛带领驻军八七团五连一个班赶到黄土场。这时，洪安乡二保工作队报告：“刘德润同志已被洪安乡自卫队大队长张华和指使其弟张华堂枪杀”。王德盛立即派人送信到区，驻区的副县长岳纪刚于二十八日凌晨两点率领八七团五连赶到黄土场，兵分两路捉拿凶手，追辑到石板滩已经拂晓，匪徒无影无踪。于是，部队返回黄土场，沿途遭受到张吉彬，张华和百余匪众的袭击，我军一位排长壮烈牺牲。特务头子李干才眼见阴谋暴露，逃往清水塘向马力报信。军官王忠贤纠集数十人潜伏在张华和家附近，与张华和结伙拒捕，偷袭解放军，叛乱开始。驻军八七团六连及时从万兴赶到黄土场，击溃叛匪。

2月28午后，马力带领特报队长李昌武等数十人，在枣子弯老拱桥偷袭解放军，被击溃窜逃。是夜，马力带领刘照廷、黄君朝、张华和、赵连珍等一百二十多人，抢劫了仁和乡乡长刘仲明的机枪四挺、卡宾枪三支、手枪两支、步枪七支、子弹两箱共七千多发，布四匹。

2月29，马力命令警卫营副营长鲁仕将番千余乌合之众，编为两个支队，四个大队，攻打黄土场、镇子场，被我军击溃，逃到新街附近（现土门村）潜伏。毛青云等百余叛匪攻打万兴场，杀害了征粮工作队员张翔同志。午后西平乡工作队员也被杀害；周家场叛匪将征粮工作队员枪杀在福耳岩；大兴乡叛匪将十一名工作队员衣服脱光，砍死于山岩，在乡公所内杀死参加征粮的女教师和留用的旧职员各一人。当晚，叛匪陈东曲、陈毓林率匪众二百余人，打烂赤水乡公所，烧毁粮据，胁迫农民呼反动口号。

3月初1，马力收容残匪，编成四个大队，由叶松华、刘成彬、邓国恒、王忠贤四人分任大队长，李昌武任情报队长，攻打黑风寺、燃灯寺、镇子场，被我军打散三个队。张吉彬派人通知六乡总指挥刘季佐叛乱开始。

3月初2，马力第二次在新街编队，再次攻打洛带制高点，黑风寺、燃灯寺，被我军打死打伤数十人。副支队长赵连珍胸部打伤，潜往成都北门簸箕街医治，大队长康仕仁被击毙，三大队副大队长雷刚被打伤，匪众溃逃西河场空隙地潜伏。

3月初3，刘季佐命令柏合乡叶金安、钱世海、曾明凤三人，前往镇子场与马力、张吉彬联系，途经成渝公路界牌乡地段被岗哨挡回。

3月初5，刘季佐叫界牌乡乡长方慎伯亲自将叶全安等三人送过成渝公路，在镇子场附近找到马力、张吉彬。马力派军官袁国汉、刘成彬两人给刘季佐当参谋，组织攻打龙泉驿。同时，马力在桃花寺（现在洛带保胜村）召集刘照廷、罗凤明、张吉彬等开会，策划攻打镇子场，企图抢出被我军严密控制的洛带土皇帝刘惠安，以便号召更多的封建把头参加叛乱。马力、刘照廷在会上煽动群众，公开号召说："冲进镇子场，一人奖励一石米。"在重赏之下，一伙亡命之徒冲进镇子场，包围了洛带区公所，把稻草、晒席浸上煤油，放火焚烧区公所炮楼、抢劫了粮食仓库。随后，蜂拥到龙泉驿，与柏合乡的叛匪刘季佐相呼应，夹攻龙泉区公所。幸有川西军区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将这股叛匪击溃，窜逃至朱家湾，郑家山，石板滩、洗浆河、清水塘、朝阳店、西河场一带。

3月初十，刘季佐与袁国汉、刘成彬等在柏合寺第二次开会，组织叛乱，被我解放军击溃，袁刘逃回石板滩。

3月15，区文教郭锡铭获悉叛匪张吉彬潜伏在同安乡保长柏心纯家，当晚区政委孙毓庐带领区中队前往，于第二天凌晨两点包围了柏心纯的房子，当场击毙匪徒数人，捕获叛匪柏心纯等人，张吉彬脱逃。

3月19，军官张明、赵连珍和黄君朝等人在成都秘密购买枪支弹药及医药用品，并派警卫连用粪桶秘密运回"六〇"炮弹和手榴弹。

## （三） 垂死挣扎

在我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战和大力清剿下，匪徒人心涣散，土崩瓦解，纷纷溃逃。马力眼见川西已无藏身之地，计划分两股窜逃荣县，派军官刘成彬（荣县人）、情报队长李昌武探路打前站。同时，叫朱子敬派人到成都用金子换回人民币，每人发给一万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月26，马力带领国民党军官数十人，于黑夜偷越成渝公路，在大面铺朱家梁子隐藏一夜，第二天被围歼，打掉机枪两挺，马仍死心塌地，收容残匪，改编为一个支队，下属四个中队。任命鲁仕番为支队长，朱子敬为副支队长兼参谋长。由叶松华、万春良、邓国恒、王忠贤分别任一、二、三、四中队队长。

4月初2，马力派张明到成都找回攻打燃灯寺受伤的副支队长赵连珍。

4月初4，赵连珍同张明到朱家梁子找到马力。同日朱子敬、鲁仕番带领四个中队转到朱家梁子，这伙亡命之徒无吃无穿，露出一副穷凶极恶的狼狈像，每人抢了四、五只鸭子和一些衣服，鲁向马力报告，打死三人，带来一人。

4月初5，刘熙廷、陈荣在朱家梁子附近被我清剿部队捕获。马力又带领残余匪众窜逃回清水塘。在这日暮途穷之时，马命令鲁仕番、刘成彬先将直属部队带往荣县双古坟等候，自带心腹朱子敬、赵连珍、张维、冯京好、周洪祥、邓国恒、王忠贤、袁国汉、秦木林、马洪志、张明起、代茂修、王仁福、谢邦友、王杰、罗振荣、谭学福、杨少武等十八个国民党军官，随后前往荣县双古坟与鲁仕番会合，再向川东逃窜。但是鲁仕番、王文佐等事前伪造广汉县人民政府证件数张，在第二次偷越成渝公路后，中途逃跑。刘成彬、叶松华等带领残匪逃窜。

4月初7，马力带领二十余人由清水塘向荣县逃窜，途经柏合寺、新店子，在土地堂被我民兵包围，朱子敬的通讯员被击毙。朱子敬、赵连珍带领残匪十余人，带冲锋枪、卡宾枪各两支，手枪八支，窜到五龙山上一个庙子里躲藏一夜。

4月初8，朱子敬带领残匪到一个保长家里要饭吃。

4月初9凌晨，朱子敬一伙逃窜到简阳、华阳、仁寿三县交界的五龙山边，正在一个学校搞饭吃，被我民兵发现包围起来。马力、冯京好、杨少武、谭学福四人脱逃。其余叛匪逃到三岔坝十六保五龙山上被捕获。朱子敬身带军用地图和望远镜，拒捕逃跑，当场被击毙。三岔乡将赵连珍、邓国恒、王忠贤等押送简阳县公安局。其余张维、王仁福等人押送仁寿县公安局。匪首马力继后也被抓获，在关押审查期中，由于赵连珍、邓国恒、王忠贤等人的庇护，互不揭发，马力化名何义，再次脱逃。至次，这伙丧家犬策动的反革命叛乱，被彻底粉碎，一群匪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 （四） 原形毕露

这伙打着“川康人民反共救国军”旗号，进行反革命叛乱的亡命徒，究竟是些甚么货色？现在剥开他们的画皮，公诸于众。

自称川康人民反共救军第一纵队司令的朱鼎，原来是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湖北绥靖总部司令、国民党第九补训处处长朱鼎清的化名，他和化名马力的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二师副师长刘苍林，都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他们在反人民的内战中，多次被我人民解放军击溃、俘虏、脱逃后仍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收罗残兵败将，死心塌地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不甘心蒋家王朝的灭亡，妄图死灰复燃，时时刻刻窥测变天机会，千方百计勾引、纠集一伙拒绝改造的国民党军官，从集训的军官教导团逃窜到地形复杂的金堂、简阳、华阳三县结合部，与那些臭味相同、妄想变天复辟的地主、乡保长、封建把头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勾结在一起，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宣传，蛊惑人心，裹胁乡保自卫队，进行武装叛乱，梦想拖上大巴山，打回湖北去。

一九四九年冬，我人民解放军神速地向西南挺进，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朱鼎清从利川溃逃到四川，把湖北省保安第二师的四、五、八团和一个特务营扩编为第八军，朱兼任军长，和杨达的第九军划归胡琏第三兵团，经万县、梁山、大足、中江等地到达广汉的连山。第九军军长杨达眼见人民革命的洪流不可逆转，与朱商量弃暗投明，投诚起义，朱不同意，并带领第八军向西康窜逃，被我军阻击，朱仍不死心，回窜重庆，欲向广西逃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从广汉逃到金堂县赵家渡附近，与鄂中师管区的队伍一起上了鸡公山，被我军包围，朱、刘一伙拼命顽抗，我军开炮轰击。保安八团和四团团长不愿卖命，命令部队把枪放在地下，缴械投降。朱鼎清迫不得已，派参谋和高参向解放军投诚，朱发给每连一两黄金，在赵家渡附近的廖家场过了阳历年。继后奉命开往石板滩集中，保安第二师副师长在途中就乘机煽动同伙上山打游击。由于解放军用一个排的兵力，把朱鼎清、刘苍林监视起来，对该部各连的连长也控制起来，因此，朱、刘一伙叛乱阴谋才暂时未能得逞。但是，叛乱已有准备，他们刻了两个“官防”：一个是司令“朱鼎”，另一个是军代表“马力”，并暗中与地主张伯群、刘熙廷、黄君朝等相勾结，策划了龙潭寺叛乱。这次叛乱被平息。朱鼎清被调到成都集训。

化名马力、马步修，自称马师长的刘苍林，原任国民党六十六军二十三师三十七团团长，1947年6月在河南省郾城被我军围歼时，与军官队区队长赵连珍一齐被俘，刘改名换姓脱逃。1948年6月，六十六军全军被击溃，刘逃到开封，收容散兵游勇，继续与我军为敌，被打垮后，又逃窜到湖南衡阳，收容国民党军官三百多人，带到湖北省恩施，编入三兵团，刘任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在南京被解放军缴械后，逃跑到衡阳，刘再次收容十三师残兵败将四百多人，拼凑一个连和一个军官队，并抢走十三师仓库很多军用物资，转湖北省施南，成立保安二十六团，刘任团长。后与保安二十五团合编，成立保九旅，从恩施到利川，共两千多人。这时，刘经常给赵连珍等人讲话，一讲就哭，以此蛊惑人心，煽动大家拖上山当土匪。利川被解放，二十六团被打垮，副团长朱子敬被俘，以后脱逃赶上队伍，和刘一起窜逃四川，1949年7月保九旅改编为二十三师，刘苍林任副师长。刘的死党也是多次被俘潜逃的。如鲁仕番任三兵团兵团部警卫营少校副营长，刘成彬任上尉副连长，赵连珍任军官队区队长，张振生任警卫连长。继后与保安第四、五、八团合并，成立保安第二师，刘任副师长，划归第八军。1949年冬，西窜康藏，受到阻击，刘仍不死心，又伙同朱鼎清从广汉向重庆东逃，同年12月27日，在金堂县赵镇鸡公山遭我军重炮围歼时，被迫投降。开往石板滩集中，路过卷棚寺，刘又边走边哭，煽动同伙说：“上山打游击，打回湖北就有办法”。到石板滩后，师部驻在封建把头黄兰廷家里，这时，刘苍林大量盗卖武器，不仅把手枪给卖完了，还卖了很多轻机枪，以后才收缴武器。继后，师部搬到石板滩舵把子张伯群家里，刘苍林的态度大变，对老百姓和部队都很好，大肆收买人心，秘密勾结张伯群，阴谋抢劫收缴的武器，策动叛乱。刘向心腹赵连珍说：“张大爷（指张伯群）已布置好了，我晓得他（指解放军派来接管的军事代表朱玉廷政委）要背时”。当天，张伯群指使特务分子巫杰打死朱政委及其警卫人员，并将朱的头砍下，其状惨不忍睹。在叛乱的前天，刘指使其心腹鲁仕番向赵连珍说：“日子真难过，解放军监视得很厉害，黄君朝能号召两千多条枪，准备干”。第二天，龙潭寺就叛乱起来。叛乱被平息，士兵改编为航空警卫团，开往新津，军官编入六十军军官教导第三团，刘苍林任尉官团主任，集中到华阳县大面铺整训。但是，刘仍死心塌地与人民

为敌，首先离开部队，潜逃到石板滩，再次策划叛乱。刘叫张维写纸条在军官里传递，串通旧部下，要拉上山打游击，把叛乱思想统一起来。尉官团要开拔到大面铺，大家只是去看火色。刘逃窜前，叫区队长刘成彬煽动同伙说："军官队要开往陕西，以后回不了家，刘苍林到石板滩拉队伍去了，要回家的就去石板滩"。刘苍林又叫区队长、国民党二十六团连长张雁岭，二十六团二营副营长张振生煽动同伙说："刘已下石板滩去，他有钱有枪，在乡下人熟，叫大家去。"尉官团开到大面铺后，刘就进一步组织传递纸条，找十三师的旧部下，选年青力壮、有胆量的李昌武、周洪祥、邓国恒、王忠贤等二十多人先到石板滩，通过哥老会关系，找恶霸张伯群、刘熙廷联系，建立联络站。继后，又叫李昌武、赵连珍等人回到大面铺军官团去煽动说："乡里好得很"，叫军官到石板滩两里的回龙桥么店子找李昌武。李化装成做生意的，专门收容窜逃下来的军官，介绍给朱子敬、鲁仕番编队，分别转到清水塘、林家院子刘熙廷、黄君朝、林清泉等恶霸、地主、封建把头那里，分散住到保甲长家里，白天以邦做活路为掩护。黑夜进行窜联，组织了第二次武装叛乱，严重危害金、简、华三县。一处啊吼，多处响应，仅三天时间蔓延简阳县六个区、四十多个乡镇、杀害革命干部、征粮作队员、教师、积极分子一百六十多人，焚烧洛带区公所、抢劫三星、洛带两处仓库粮食二十多万斤，烧毁三星区公所和成渝公路桥梁（太平桥）一座，以及民房二十多家，抢劫破坏政府枪支八百八十三支，捣乱乡公所、烧毁文书档案和田赋名册、征粮收据。在平叛中，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干部、战士光荣牺牲八人，负伤十二人。总之，这场反革命叛乱给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这次叛乱，经川南军区王维纲政委委派杜子云同志到龙泉查明情况，及时去成都与川西军区密切联系，亲自坐阵简阳指挥平叛。中共简阳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干部和群众，动员各方面力量，英勇作战。同时，大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及时分化瓦解了叛匪阵营。在驻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二十九师八七团二营五连、六连干部、战士浴血奋战，和川西军区派来部队的大力支援下，迅速清剿围歼残匪，建立基层革命政权，安抚受骗群众，收缴武器弹药，很快平息了叛乱，共击毙叛匪一千多人，俘虏三千五百多人，自首受到宽大处理的五千多人，收缴枪支一万五千多支、战马二匹。社会治安和交通、生产、工作秩序很快恢复，取得了平叛的伟大胜利。

## 龙泉驿五0年"三·三"土匪叛乱和平叛情况回忆

徐友九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即农历三月初三，潜存在简阳县境内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相勾结起来，集体进行武装叛乱，攻占我区乡所在地、杀害我下乡征粮的工作队同志和农民积极分子、打死打伤我前往征剿土匪的解放军同志，全县在这次叛乱中牺牲的烈士共有一百七十多名。

当时地处成都市（川西行政公署所在地）外围地龙泉区和洛带区是土匪叛乱的重点。他

们阴谋夺下两镇，抢去两个区所在地征收的粮食，再攻取龙泉镇背后山坡上的军械库，进一步切断成渝交通线，回头打进成都市，作为复辟反动政权的根据地。所以，我们在龙泉区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由于有县委和区委的正确领导，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和灵活的斗争策略，并得到在军械库守卫的解放军和成都市警备司令部指战员的大力帮助，不仅牢固地守住了龙泉镇，而且还迅速地消灭了各乡的残匪，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现将我知道的情况作如下的回忆。

四月十九日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的头目，运用未被摧毁的旧乡保甲组织以及其他反动组织，策动他们一起来进行暴乱。他们造谣威胁说："共产党要开红山了，我们要起来打倒共产党和解放军"。"逮到一个解放军赏八石米，逮到一个工作队员赏六石米"。并扬言每家每户的青壮年都要参加，不参加的要烧你的房子，杀你的人。于是以旧乡保甲长、自卫队长和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溃败南队伍的军官为骨干，很快组成了一支支松散的暴乱队伍。在乡上工作的征粮工作队同志首先遭到突然袭击，他们有的当场被打死杀害，有的被捆绑毒打后监禁，有的冲破重重障碍突围出来，有的隐伏在老百姓家中。一时乌云翻滚，大地笼上了非常恐怖的气氛。叛乱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当时龙泉区以史子泽政委为领导的区委会获得情报后，共同研究决定了几条紧急措施：（一）马上把有实战经验的同志组成一支武装力量，到龙泉驿外围几里地远的隐蔽处进行武侦察，如果发现暴匪前来围攻龙泉镇就利用附近的段山坡进行阻击，御敌于城外。龙泉驿派出所的郑盈培所长从区委接受任务回所后，立刻选派韩荫江班长等四名老战士前往参加战斗。（二）马上控制住旧镇长田宪成，防止他里应外合。由史子泽政委找他来区公所谈话，一方面向他宣传当时的敌我形势，指明蒋介石反动残余势力妄图复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要坚持与人民为敌进行暴乱那就会象灯蛾扑火，自取灭亡。指出他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将功补过才是一条光明大道。以此动摇他图谋不轨的野心。另一方面，把他留在区里，同他一起交换情况，察看地形，研究对策，隔绝他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使他即使有叛逆之心也不易付诸行动。（三）马上解散区中队的武装力量，把武器弹药全部集中在区公所封存。因为当时的区中队是接收旧区自卫队全部人员组成的，队伍中人员的成份复杂，思想混乱，作风不正，战斗力不强，加上我们派去领导的解放军干部人数较少，力量薄弱，所以恐怕一旦有坏人策动不易控制，因此暂时解散区中队以消除后顾之忧。（四）马上把各单位的人员集中在区公所和粮站两地，以免分散战斗力量。根据当时的情况，区公所所在地（田泽孚的公馆）面对通往洛带镇的大路，在此设一据点，可以抵御从洛带区方向来犯之敌；粮站所在地面对通往柏合寺（乡）的大路，为了保卫全镇，特别是已征收的公粮不受损失，在此设一据点，以抵御柏合寺方向来犯之敌。在两个据点配备有机枪和大量手榴弹以及一定的战斗人员。派出所的同志，由原来的驻地（田泽孚公馆）撤到区公所，参加这一据点的防御战斗。（五）加强同龙泉镇后山坡守卫军械库的解放军的联系，及时交换情况，配合作战，共同对敌。

十九日区上派的武装侦察了一天，因暴匪忙于在各乡联络组织反动力量和追捕、迫害工作队同志，并未集结力量向龙泉镇包围，傍晚战士撤回区上，当晚加强戒备，轮流站岗放哨，提高警惕，没有发现大的情况。二十日早晨，暴匪分两股集中包围攻打龙泉镇，果不出所料，一股从柏合寺方向拥来到粮站这面袭击；一股从洛带方向朝区公所这面攻击。派出所的同志，全部集中在区公所，房顶上架一挺轻机枪，由所长郑盈培同志掌握射击，全部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实战经验的战士由班长韩前江同志领导隐蔽在距区公所后院围墙外约百来多的一块坟地上进行阻击，围墙内放着两大箱崭新的手榴弹，准备退守区公所院内后作拼搏之用。开始，匪徒们在手持白旗的头目的唆使威迫下，气势汹汹地往前冲来，经我们机枪和步枪一齐还击，远远地看见敌阵中有人倒下了，其余的见势不妙，纷纷往后败逃。但不久敌人又组织进攻，这次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站着前进，而是采取分散隐蔽地匍匐爬行。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也改变方式，只给露头显身的匪徒以点发射击，于是敌人吓得不敢轻易向前，战斗处于相持状态。这时，我们一面坚持防守，一面打电话与军械库的同志联系，要求他们用迫击炮进行支援，配合作战，震慑敌人。不久，轰轰几声炮弹从天而降，开始落弹点距区公所较近，未击中匪徒聚集地点，经电话矫正后，第二次打出的炮弹正击中敌人的大院子。敌人摸不清我方的力量，（其实当时在区上有作战经验的同志只有十多名）听见炮弹的声音，以为我们有较多的部队，军心有所动摇，多数被裹胁的农民，纷纷四散逃命，指挥的暴匪头目见势也只好停止冲锋，往后退守。下午和晚上形势有所缓和。

由于当时洛带区的斗争更为激烈，派出围剿土匪的“八七团”解放军同志因地形不熟，土匪又负隅顽抗，所以伤亡较大。县委杜子云政委根据两个区的危急情况，冒着危险从小路赶到成都，向川西行署和军区领导求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成都警备司令部立即派出一个团的解放军同志乘车赶来支援我们。他们一到，情况大变。首先在区公所架设了电台，能及时同上级和外界联系情况；其次在全镇加强了警戒；然后派出几支突击队，分头出击追剿暴匪，他们逐个房院、竹林、山坡进行搜索清查，逐步扩大。接着调罗天有同志、秦光同志和我三人参加侦察审讯被捕获的匪徒工作（其中一部份从洛带区转押过来的）。迅速弄清了九名罪大恶极的骨干分子和凶犯，经上级批准立即就地正法；同时对江昆（洛带镇人）等几十名胁从分子，讲明形势，交代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当场予以释放。这样一来，更进一步促使暴匪内部土崩瓦解。全区各乡除个别匪首拒不投降，潜伏或外逃外，绝大多数都能缴械投诚，悔过自新。全区的暴匪叛乱活动，就这样很快地平息下去了。

# 忆舍侄唐宁基

**唐炳国**

简阳公园里原竖着一座石碑，那上面雕刻着我县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在土匪暴乱中牺牲的几百烈士的名讳，其中便有我的堂侄唐宁基。

我和唐宁基都生长在禾丰区普安乡的洪桥村。临解放前夕，我俩都失学了，在家放牛干活。简阳解放不几天，听说县城里有军干校在招考新生（又据说是“八七团”），要求不高，主要是交一份自传。我俩高兴极了，就一起去报考。结果说我们人太小了，又说是名额满了，总之我们没有考上。接着，我们便参加了县区组织的“征粮队”，从此我俩便分开

了。

那时新中国刚刚诞生。在五〇年三月三日，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豪绅中的顽固分子发起了武装暴动。当时我们还属“娃娃们”，也不知暴动是从什么地方闹起的，闹到简阳的时候大约已是三月四日了。记得那日晚上，只听远处响过一阵枪声，我们征粮的地方却没有什么动乱。次日上午，便听说土匪暴动了。上级通知工作队的人立即集中对敌，不能集中的就暂时分散隐蔽一下。下午就听说在解放军炮击下土匪队伍溃败了，残匪向乐至方向逃跑了。接着便传来一起起土匪杀害工作队员和农会干部的不幸消息，当时我心里最担忧的是侄儿是否遭到了不测。当我正要设法去打听时，唐宁基的母亲慌张地来找我，询问我是否知道宁基的消息。我一听料定是凶多吉少。宁基家三辈人中，他祖父死得早，祖母居孀多年；父亲也在他十来岁时就去逝了，母亲并没有改嫁，就守着九亩薄地侍奉婆婆，抚养儿子，宁基是两代老人的希望，要是有个好歹怎么得了！于是我们约定，分头去打探消息。我们在探听情况的过程中，听到不少工作队员被杀害的传闻。有个叫黄良州的工作队员，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熟朋友，他在手枪子弹打完之后，躲在一家地主的茅厕里，被地主告密，土匪扔下一颗手榴弹，把他炸得血肉模糊。在安佛乡，一名外地工作队员躲进烤烟房，被土匪乱枪打死后，一个姓王的瓷把子的“少爷”竟挥起锄头将他挖成数块……。我四处寻找宁基没有结果，直到第四天，才听说养马镇上有几具尸体，可能是工作队员。于是我们急急跑到那里去看个究竟，到了现场，见到了几具尸体，因在水里泡了几天，已不大认得清面目了。突然随我一道去的宁基母亲，指着一具尸体哭着肯定地说：“他就是宁基，身上这件红毛线衣上有记号，我认得出来”。当事被证实之后，我们的心都碎了。原来，唐宁基他们几人是在五凤溪地界上遇上土匪的，因寡不敌众，土匪残忍地杀死了他们，还将其尸体扔进了沱江，一直被冲到养马镇河滩上。我们怀着极大的悲痛，将他运回并埋在生他养他的故乡的土地上。一位有才气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在为保卫和巩固新中国政权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华薇刺和他的绘画艺术

傅　瑄

## 一、生平简介

华薇刺原名祥封，简城外南石笋街华茂林第四子，1912年3月20日出生。薇刺少聪颖好学，初就学于县城钟荣盛和冯家章私塾，后考入简阳县立高等小学及成都高琦中学，在校成绩均甚优异，平时很喜作画，为他以后学画打下一定基础。十四岁时，随其三兄炳封（字耀光，国民党陆军七十八师四六四团中校团副，一九三九年在山西抗日时参加"风陵渡战役"中牺牲晋升为上校），赴南京初，考入南京33标教队任通讯员。薇刺秉性开朗，兴趣广泛，居南京一年，即以业余时间，学会骑马、滑冰、器乐（口琴突出）及绘画、摄影等多种艺能，尤以绘画为最。受到标教队德国顾问的赏识，并荐之于当代知名画家梁鼎铭先生门下学习绘画。他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学习三年颇有造就，深得梁氏兄弟（鼎铭、钟铭、右铭三画家）佳许，结为忘年之交。抗日后期，梁氏曾到简阳撰画展，善酬华薇刺旧谊也。

1932年，薇刺去上海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修摄影专业二年，并在艺专旁听美术课程，以求深造。"八·一三"事变后，他被迫离沪去西北胡宗南部任摄影副官，以手中镜头，摄下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昭告国人，唤起同仇敌忾之心。殊事与愿违，其部队虽久已编入战斗序列，而从未参与战斗。薇刺义愤填膺，愤然束装归里，投身桑梓教育事业，用画笔点染家乡学子之心灵……，求"殊途同归"以遂报国之愿。先后在石桥西湖小学，龙泉驿小学、石盘、贾家、三岔等最基层学校及县男中、女中、师范等中学校执教十有余年。在男中任教期间，，他推荐进步人士，如地下党员版画家张杨照（浙江美院教授）、革命志士毛却非（国民党海军"美颂号"舰长，1949年在香港起义未遂被反动派杀害）、黄震伯（国民党军官、现居美国）等人至校任教，对本县学生传布一些进步思想。1946年薇刺去青岛海军"永泰号"军舰任书记官；1949年简城解放前夕，他在外南石笋街家中闭门木刻毛主席头像（印页秘藏），准备解放时，散发民间。

华薇刺酷爱绘画事业，对于国画、油画、水粉、水彩各类画种无不兼探备尝，悉有一定造诣，尤其对油画修养之深，达到"炉火纯青"之境地。自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他不仅已是简阳独一无二之油画家，而且是内江地区油画艺术之佼佼者。1949年12月简阳解放后，薇刺被召至县委，从事绘画宣传。1950年下年，他受任县文化馆第一任馆长，历任五年有余。他面对美术艺坛大肆开拓，紧密结合政治中心，作品力求反映时代精神，提倡"让绘画走出室内，走向街头"。在县委组织"艺人学习班"时，他广泛吸收旧艺人学习、改造，配合政治宣传，为清匪反霸做出贡献。同时招收青年学生学习川剧，为后来组建川剧团奠下基础。在一九五〇年期间，各级学校参加社会活动较多，但一般学校音乐活力较差，难以配合当时宣传活动，为了改变此种现状，薇刺坚持与各级学校联系，期期在文化馆内举办歌咏比赛，以提高声乐水平，倡导音乐面向群众。1955年，薇刺调内江专区电影院任专业美工，不幸患支气管炎伴肺气肿病，他除坚持带病工作外，还对青年助手张义至悉心辅导。直至两年后义至能独立工作时，他才以病退职归家调养。1958年省农展馆因展品宣传画急需高手，薇刺又扶病赴蓉作

画。1959年，简阳城关区组建“城关文艺美术社”薇剌出任绘画指导。他虽宿疾未除，但为桑梓服务，仍欣然应诺。辗转十八年间，他带病作画，扶疾课徒，一刻不曾稍懈。1977年薇剌退休后，本以病入膏肓，但仍在家中坚持作画。凡来登门求画求学者，他无不热情接待，悉心教诲。有人劝他：应静心养病，勿再操劳。薇剌笑着说：“俄罗斯大画家列宾死时，画笔犹紧握手中，我愧不及也！”

解放以来，薇剌对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不遗余力，地方党政领导，对他也关怀备至，自简阳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之日起，他即任二至五届政协常委，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1982年12月，薇剌的肺心病严重恶化，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岁。

## 二、学贯中西，开拓绘画新领域

简阳近代美术界出了一些较有名的人，如张花石、张泽敷、黄道五等，但都只重传统国画，对西方艺术毫无所知。三十年代，虽有几位现代艺专毕业生，来到我县各级学校教授西方美术，但都遭到排斥。如1936年新来美术教师刘惠琴（女），对西画颇有造诣，工作不到一年，即被地方势力排斥而去。华薇剌在南京学画时，师辈皆当时有名的国画和西画名家，他能对西画、国画并蓄兼收，互为借鉴。他常对人说：“学画不可囿于某一种画，应旁征博采，应视其表达功力能否发挥主题精神、增加艺术魅力、反映时代风貌、取得社会效益。不妨遍地开花，重点突破，自能取得攻坚之术也。”由于薇剌能建设学画指导思想，得径窥循，所以执教美术自己胸有成竹。教学中，他首重培养学生艺术思想，要求学生明瞭学习艺术的目的和追求；开阔视野，博采众长，逐步形成个性特征，风格独树；重视基础训练，掌握对象整体，表达特征，反映时代。并常告诫学生说：“学画万万不可师一人，即‘乱真’不可取。”从薇剌学画的学生，凡领略其精神的，不仅绘画多有建树，均能具个性，树风格。如陈应贤、戴瑶玑、李华高等，虽同出一师，但各成一格，不落他人巢臼。足见华薇剌对简阳学校美术教育有一定成就。

华薇剌作画：首重构图灵动自由，其对《黄金分割律》尤运用自如；造型不拘泥于物质固有形色，匠心独具，着力夸张；用色清新浑厚，笔触大块铺贴，，大胆突破“油画必尚小块分面”的陈规。他善用冷暖交渗，深浅对比强烈，然而又常以粗犷中点染轻淡、清柔、使画面变化微妙微肖。（参阅挂屏——《海浪》及商业宣传画——《香飘万里》。《海浪》存美印厂中街门市，《香飘万里》在政府街糖酒公司门市）。薇剌尤擅长大幅宣传画，善于克服条件困难，就地取材，制作大幅画面。1950年元月，简阳在公园庆祝“解放成都”大会时，主席台上所挂毛主席戴八角帽巨幅肖像，即是他在毫无绘画颜料的情况下用“火炭”绘制而成的，领袖仪表动态十分逼真，凡知其绘画底细者，均赞不绝口。

简阳解放前的绘画作品，多属纤纤细作，供达官贵人，豪绅巨富点缀弄堂，撑掌“斯文”门面而已，至于反映时代，反映社会……之巨幅张贴画，墙壁画全属空白。解放后，薇剌在县委的支持下，决意开拓画坛新姿：坚持绘画为政治宣传服务，为生产、经济服务；坚持绘画反映社会、反映时代、反映广大人民精神面貌，并紧密结合政府工作中心，让巨幅宣传画鸣锣开道，震动人心。1950年上半年，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配合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等政治中心，用巨幅油画、粉画在县城四门、马号街、公园等处制作墙壁画、张贴画，

寓宣传于绘画之中。下年，县委布置“抗美援朝”宣传、游行活动，薇刺为增强游行队伍气氛，激励各界人士，赶制巨幅油画四幅，每幅以六人轮番肩荷，游行于简城、石桥、东溪乡。其中《血债》一幅，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狂轰滥炸为背景，画面火光四起，硝烟弥漫，眼前一片房屋倒塌、血肉横飞的惨景……！群众夹道围观，无不义愤填膺，对侵略者切齿痛恨。1952年春，公园文化宫落成，薇刺在宫前左右壁上绘全身工农肖像两幅，高丈余，造像栩栩如生。大小集会，群众围观壁画，惊叹不已。他在县文化馆五年如一日，对艺坛精心开拓，率先躬行，使简阳艺坛日长新姿。得有今日的蓬勃气象，与华薇刺当年努力是分不开的。

# 刘存厚传

徐正唯

刘存厚，号积之，清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九（公元1885年1月）出生在简州西边70里的白石冈（今简阳县三岔区兴隆场乡）。刘家先世承领温、柴、滩盐引商务，设号温江。存厚曾祖辈，因为结交清督杨遇春，家资遂富。于是广置田产，建修白石冈房廊，子孙功名不绝。存厚祖父辈多为文、武生。父廷辅，字翊卿，又名声扬，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恩科武举。存厚有弟三人：存重，号存三，清四川高等蚕文学堂毕业，民国初年曾任叙永县知事；存深，字弘道，号造之，陆衡陆军少将；存凯，字邦俊，号肇乾，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历任师长、军长等职。

刘存厚幼读私塾，17岁参加郡院试，不中。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秋，四川武备学堂设立，刘存厚考入本课科学习。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刘存厚与周骏、尹昌衡等人被该堂首批选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在校与尹昌衡、唐继尧、李烈钧相善。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刘存厚毕业归国，经北京军咨府（即参谋部）、陆军部考试及格，奖给陆军科举人，得到段祺瑞的赏识，推荐给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练兵。云南讲武堂正式成立后，刘存厚任战术教官。讲武堂总办罗佩金、监督李根源，都是士官生，同盟会员。教官中刘存厚等近30名士官同学，也参加了同盟会。宣统三年初，士官三期生蔡锷任清陆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统领（相当于旅长），罗佩金任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统带（相当于团长），刘存厚任该标第一营管带（相当于营长）。三十七协和讲武堂，后来为云南反清革命的两个据点，刘存厚从属附和其间，同时又与清军督练公所总参议靳云鹏相周旋。昆明光复，蔡锷被拥为云南都督，令唐继尧进军贵州。唐继尧任贵州都督后，派韩建铎为“援川”滇军司令，刘存厚为总参谋，率领两梯团约3000人，进驻四川叙府（今宜宾）、泸州、自贡盐场，捕杀当地同盟会义军首领，提取盐款，委派行政官吏。四川都督尹昌衡派第二、三镇进驻自井界牌，决心武力驱滇。经蜀军政府代表胡景伊与四川军政府代表一起和滇军交涉，礼送滇军出境。刘存厚知道回滇仍无出路，就密电尹昌衡表示愿意返蜀。尹复电欢迎，存厚

就借口父亲嘱回，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3月初，离开滇军返抵成都。

当时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后，尹昌衡已将川军扩编为三镇。为了安置刘存厚，他特意增编第四镇，任命刘存厚为统制（相当于师长）。不久改镇为师，刘存厚任第四师师长。1913年7月，尹昌衡出师康定平叛，胡景伊护理川督，投靠袁世凯，排挤打击革命党人，对刘存厚等竭力拉拢。胡景伊是袁世凯的与党共和党的四川支部常务理事。这时，刘存厚、周骏清准加入共和党，转而拥胡。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和杨庶堪宣布独立，响应讨袁，分兵西进讨胡。胡令川军一师周骏、四师刘存厚迎击熊军。熊军败退。9月，刘存厚军进驻重庆，大肆搜捕国民党人，株连无辜，查抄财物，得银20多万元，旋师成都。川军二师彭光烈因通熊问题，全师解散。遂将第四师番号改为第二师，刘存厚任师长，授陆军中将衔。

1915年初，袁世凯任命陈宧会办四川军务，率北军冯玉祥等三个混成旅入川。调胡景伊入京。后又特任陈宧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在全川实行大清乡，扫清各种反袁力量，为袁氏阴谋帝制铺平道路。陈宧派刘存厚为川南清乡军总司令，率兵二团，由成都驻守泸州。10月，袁氏宣布实行帝制。12月，蔡锷等在云南独立，通电讨袁，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北出四川永宁（今叙永县）。

蔡锷军进入川境后，刘存厚被作为重点争取对象，双方互通电讯，商议反袁。当时，刘存厚二弟存重任叙永县知事，刘父就养任所。刘存厚率部移驻永宁后，刘父也竭力支持举义。1916年1月29日，刘存厚由永宁到纳溪。31日，在纳溪以“护国川军总司令”名义，向全川军民发出讨袁露布（檄文），宣布独立。当时川、滇护国军共约7000人，袁军曹锟、张敬尧、陈宧等部实力在5万人以上。护国军与袁军在泸州、纳溪西南棉花坡、大洲驿一带激战，相持两个多月。各省纷起反袁。袁氏被迫宣布撤销帝制。陈宧也被迫正式宣布四川独立。袁氏于6月6日死亡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7月20日，刘存厚率部入成都，布告摄行军民政务，维持秩序，强行提取银款48万元。23日，蔡锷抱病入成都，全城悬挂国旗，刘存厚率领机关、法团、学校、地方耆老，到牛市口迎接。蔡锷电保刘存厚为川军第二师师长，权委川军第一军军长，请授陆军上将衔。这是刘存厚历史上最为光彩的一页。此后，他就开始在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中，逐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顽固、守旧、反动的地方军阀形象。

1916年8月，蔡锷受唐继尧排挤，离蓉赴日本就医。9月，北京政府电令罗佩金（云南人，国民党员）暂署四川督军，戴戡（贵州人，进步党员）暂署四川省长。刘存厚仍维持原职，大失所望。罗佩金肆意推行唐继尧滇人制川的军阀割据政策，对刘存厚一向轻视、怠慢。刘存厚通过吴莲炬（四川人，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张澜（四川人，进步党人）向北京输诚，取得段祺瑞、靳云鹏等人的支持和梁启超、蒲殿俊等人的好感。同时在川籍军政人士中大肆活动拉拢，做好武装准备，决意武力驱滇。

1917年3月，罗佩金召集各军将领成都会议，缩编川军。会后，刘存厚宴请川军各师将领和代表，一致反对改编。由刘存厚领衔向北京政府发出“五师长指控罗佩金调集滇军准备作战”的通电。4月18日晚，罗、刘成都巷战开始。主战场在成都市中心皇城一带。两军放火焚烧民房，双方白刃肉搏，死亡数百人。20日，北京政府电令：免去罗佩金四川督军职，改任超威将军；免去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改任崇威将军。又令戴戡代理四川督军。24

日，罗佩金被迫交出督印，率部移驻外东至仁寿、简阳一带，后又退驻自流井、富顺一线。刘存厚部亦退驻北门凤凰山。刘、罗之战结束。

戴戡利用刘、罗之战，通过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关系，靠拢段祺瑞，得兼代四川督军，集省长、督军、会办三颗大印于一身。此时戴、刘相互忌恨，张澜亦不甘戴独占权位，遂与刘合作。五、六月，北京政府发生黎、段"府院之争"，段离京赴津。张勋拥溥仪复辟。7月3日，溥仪伪谕，授刘存厚四川巡抚伪职。5日，戴戡以"讨伐叛逆"名义，对刘存厚用兵，发动"戴、刘之战"。刘存厚通过吴莲炬在京、津奔走于段祺瑞、张勋之间，以观时变，因此，得溥仪伪谕后，并不表态。4日，刘存厚通电声讨张勋复辟、拥护共和；并通电揭露戴戡把持邮电、砌成刘罪的阴谋。5日晚，川、黔两军在北较场、西较场一带激战。两军持续战斗十余日。黔在城内四处纵火，杀戮抢劫，甚于滇军。8日，黔军败守皇城。戴戡久待退驻叙府的罗佩金滇军来援，粮弹告罄，迫不得已，愿交出三印，撤军出城。刘存厚知道，戴意在与滇军会合后卷土重来，于是假意应允，事先已派出邓锡候团驰赴龙泉驿、山泉铺一带，截击由蓉溃出的黔军，并阻击由资、简、荣、威西上的滇军。17日，戴戡交出三印由省议会保管，从南门出成都向仁寿退走。21日，在仁寿秦皇寺遭刘部腰击，戴戡自戕，随行将领多被俘杀。同月，段祺瑞击败张勋，由冯国璋代理总统，段重任总理。冯国璋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张澜暂行护理四川省长。在京的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等人对戴戡之死十分悲痛，要求严办刘存厚，但段祺瑞置之不理。刘存厚又与川军周道刚、钟体道等，集合一、二、三师兵力，在成都东、南，以及川南广大地区，同滇、黔军进行了规模更大的"资、简阻击战"，"青、眉攻防战"，"资、内争夺战"，再次打败滇、黔军。11月，北京政府任命张澜为四川省长。12月，调周道刚为保威将军。18日，改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刘存厚两次成都之战，客观上维护了四川的独立地位；也使他初步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登上了四川军阀的宝座。

在清帝复辟时孙中山举行护法，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军大元帅。1918年1月，熊克武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转来孙大元帅讨伐刘存厚电令，于是，川、滇、黔靖国联军分路进攻成都。2月18日，刘湘等通电拥熊。刘存厚于是在19日同张澜率田颂尧等部退出成都。20日，熊部吕超入成都。刘存厚退到绵阳，与钟体道部汇合，暂驻一月余。刘存厚在绵阳预征一年田赋，派兵勒收，开四川田赋预征的恶例。然后，刘存厚、钟体道经广元、昭化（今并入广元），于6月9日退入陕西宁羌（今宁强）。7月，北京政府发表刘存厚为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钟体道为国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划汉中、沔县、宁羌、城固、西乡、石泉、汉阴七县为刘、钟两部驻地，粮饷械弹均由北京政府供给。刘存厚于汉中设四川督军行署。张澜在北京设四川省长行署。11月，吕超等部攻汉中不克，败退回川。

刘存厚部退驻汉中后，在城乡开烟馆，摆赌场，佔吃霸赊，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引起人民极大愤恨。刘存厚还在陕南一带佔逼农民种植鸦片烟，派员督种，按亩收捐，曾引起驻京英国公使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1919年1月，陕西省议会电告北京政府，指责刘存厚种植鸦片、抽收苛捐，请求调令离陕。1920年2月，陕西督军冯树藩、刘镇华等，先后7次电告北京政府，揭发刘存厚种种罪行。同时，陕西省议会宣布刘存厚祸陕罪状12条，请求北京政府迅予调离。陕人并讽以一联云："早去一天天有眼，再来此地地无皮。"4月，陕督陈

树藩对刘存厚下令逐客，限期离开陕西。

正当刘存厚蹙处陕南之际，熊克武在1919年2月就任岑春煊广州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职务。1920年4月，唐继尧指示吕超讨熊，川滇黔战争爆发。7月10日，熊克武率部离成都退守保宁（今阆中）。早在1919年，刘、熊即有文电往还，这时同病相怜，弃嫌修好，互商联合反攻驱逐滇黔军，并相约战事未决胜负之前，两人都不用督军名义。于是，刘存厚部西取成都，熊克武、刘湘部东取重庆。吕超于1920年9月5日退出成都。6日，刘、熊部克复成都。川军云集成都北、西、南，兵力81营，滇军退集东道，合吕超部兵力63营。双方在龙泉山血战七昼夜，在成都近郊苦战五天，伤亡惨重。9月21日滇军溃退。10月8日川军占领泸州，击毙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15日川军攻占重庆。30日熊克武抵渝，设立四川督军公署。11月8日，刘存厚返成都，也打出四川督军公署招牌。一时南北政府分别任命的两个四川督军在成、渝对峙，分庭抗礼。刘存厚通过驻京代表胡景伊、吴莲炬与靳云鹏联络，请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并任命川军各将领；引起熊克武和川军将领强烈反感，集怨于刘存厚一人。

刘存厚在由陕回川后，就对川军将领大肆封官升级，委任了十一个师长。对北京政府的任命令，默然承认，并电北京政府，承办国会议员选举，表明坚决附北。还向北京政府保委四川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派兵怙逼前任交代。刘存厚在成都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先后发生了1920年11月26日、1921年元旦两次军队毒打学生事件。1921年1月24日，成都学生联合会通电声讨刘存厚纵兵殴打学生。2月18日，熊克武与所属第一军军长但懋辛，以及第二军军长刘湘、第三军军长刘成勋联名通电，宣布刘存厚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倾心北庭、阻挠川省自治等罪名，三军联合分路向刘存厚进攻。3月22日，刘存厚通电宣布解除靖川军总司令职务，自动下野，被迫离开成都，西走灌县。山护卫营随同，经汶川、茂县，绕道甘肃，重返川北、宁羌，再度流亡。战事平息后，邓锡侯部回驻绵阳，田颂尧部回驻阆中。

到了1922年7月，川军第一军但懋辛与第二军杨森之战爆发。杨森退入湖北，投靠吴佩孚。1923年2月，又爆发了川军一、三军和边防军，与三、七、二十一师之战。吴佩孚乘机援助杨森回川，并令刘存厚部由陕西进兵川北。2月19日，刘存厚部进驻绵阳。4月5日，邓锡侯等占领成都；6日，杨森占领重庆。5月13日，熊克武反攻收复成都。刘存厚和北军向北退走。6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杨森等拥戴刘湘出山，担任北京政府任命的川康善后督办。1924年3月，刘湘、杨森等又进入成都，熊克武率领讨贼军退驻遵义。

这时，刘存厚随杨森部坐镇重庆，仍以四川督军自居，并在1月19日通电北京政府，请任命邓锡侯为继任四川督军，杨森为四川省长。3月21日，陈国栋、田颂尧等又向洛阳吴佩孚电挽刘存厚督川。4月21日，刘存厚再次致电吴佩孚请任命杨森为四川省长。5月28日，北京政府令：四川督军一缺，着即裁撤。特派杨森暂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特任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特命田颂尧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特派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特派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6月10日，又特派刘存厚兼四川陆军检查使。6月24日，刘存厚通电宣告撤销四川督军署。至此，最后结束了他七年之久的督军梦，开始穷处川北，做起了地方小军阀。

1924年9月，刘存厚部由陕境分兵从南江、城口等地进驻绥定（今达县）。10月，刘存厚本人由重庆赴绥定，在原靖国军司令部设“川陕边防督办署”，自悬北京政府五色国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